

我爱秦腔

□赵昌济

九岁前,我住在北京,父母经常带我去剧院看京剧。梅兰芳的《贵妃醉酒》给我留下了绕梁三日的印象。

1949年春天,我随父母回到家乡陕西户县,结束了漂泊生涯。从此,我告别了京剧,爱上了秦腔。

看秦腔

秦地有个风俗,逢年过节、娶亲治丧,少不了演秦腔。对我而言,这简直是一道百吃不厌的艺术美餐。

记得有一年深秋,涝河以东的三过村过庙会、演大戏。我和一群戏迷兴致勃勃地来到河边,望着汹涌澎湃的涝河发呆。过桥吧,要绕道涝店镇,多走几里路;蹚水吧,路近,但水深且凉。我们选择了蹚水。脱下长裤、鞋袜,高高顶在头上,咬紧牙关,下到齐胸深的冷水中,抵达彼岸。过完了戏瘾,又蹚水过来,吼着乱弹回家。

后来,陕西电视台开设了《秦之声》栏目,我用不着出门,就可以看秦腔了。

演秦腔

1951年,我在坳家小学上学时,学校成立了剧团,团长兼导演是张鸿建老师。师生利用课余,排练出《玉堂春》、《八件衣》、《血泪仇》、《小二黑结婚》等本戏。开始在校内演出,后来应邀出外巡回演出。

我的哥哥赵建福脸蛋俊俏,嗓音甜美,演苏三、小芹等旦角,每次演出,以假乱真,赢得了如潮的掌声和披红的荣耀。我虽然演配角,也算过了一把演员瘾,此

生无憾了。

后来,张鸿建老师调任周至剧团团长,学校剧团随之解散。

评秦腔

秦腔,无论历史剧,还是现代剧,绝大部分剧目情节曲折,立意高远,人物生动,唱腔优美,弘扬了真善美,鞭挞了假恶丑。一场好戏,对观众精神的陶冶、心灵的净化,其潜移默化之功,胜过一堂干巴巴的政治课。

每当看戏有感,我就以诗评戏。“我是陕西人,我爱大秦腔。大秦腔不是杏花春雨,大秦腔不是小桥细浪;大秦腔是大雁塔的巍峨,大秦腔是黄河水的浩荡……”这首《大秦腔》在《当代戏剧》发表后,被台湾《大海洋》等多家报刊转载,在陕西电视台农村广播《戏曲大观园》栏目由李晓慧播出。

写秦腔

我是一名高中语文教师,却阴差阳错地被户县剧团团长王德普多次借调,参与剧本编写工作。我与剧作家王西平(后调任陕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)合作,创作了大型秦腔剧《苦海洪波》、《村长》等戏,移植了《白毛女》、《槐树庄》等戏,演出之后,颇受欢迎,有些戏还在省、市调演中获奖。

在编戏、排戏的日子里,我有幸与户县的秦腔名星曹韵卿、李凤贤、卓玉芳、李九龙等结为戏友,给我的精神生活增添了浪漫色彩。

呵,秦腔,我的情之所钟,魂之所依!■